

纪念

120种藏书见证巴金之爱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12月18日上午,“美的丰富矿藏——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

展览集中展示了120种巴金先生的藏书,另有一批珍贵手稿、书信、期刊、图片以及相关实物等展品也一同亮相。

“爱”是本次展览关键词

“爱”是贯穿本次展览的关键词。爱筑起了巴金作品巨大的精神力量,也诠释了巴金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一生。展览的六个单元——“创作”“思想”“编辑”“友情”“探索”“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不同角度讲述巴金先生之爱的故事,展现其文学成就和精神世界。

“创作”单元从被巴金先生称为“我最早的著作”的《海行杂记》开始,到《灭亡》《雨》《雾》《憩园》《第四病室》,再到“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等,展示不同版本的作品,呈现其创作轨迹与时代印记。

“思想”单元集中展示克鲁泡特金、高尔基、托尔斯泰、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外国前辈作家影响巴金的作品。巴金被他们的作品打动,视他们为老师,并将他们的著作翻译过来带给中国的读者。《丹东之死》《草原故事》《散文诗》《夜未央》《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等17部巴金译作,以“燃烧的心”致敬大师。

“编辑”单元重点展出巴金领导编辑出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作品,包括《文学丛刊》《译文丛书》《近代文学译丛》

等系列,呈现艾芜、曹禺、何其芳、萧乾等众多文学新人的作品,以及众多翻译家的名作。“探索”单元展现巴金的小说以及巴金的人生。《随想录》是巴金先生用文学在垂暮之年的呐喊,展出的三种版本件件都在诠释巴金作品的精神内涵。

朋友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此次展览第四单元“友情”里,展陈着巴金分别致冰心、沙汀、师陀、沈从文、萧乾等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书信。巴金曾说:“朋友们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1933年冬,为了筹备《文学专刊》,巴金在靳以、郑振铎的陪同下,一同前往燕京大学冰心的家中。冰心后来回忆提到:自己第一次见到巴金几人时,就把他们当做弟弟弟看待了。冰心把巴金的来信全都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7年,冰心给巴金写信,纸上只有短短两句话:“我想念你,多保重。”巴金的回复也很短,信中写道:“冰心大姐,我也很想念你。”

展览还讲述了曹禺的剧作《雷雨》在经历退稿后,被好友靳以推荐给巴金鉴读的故事。巴金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随即将这部作品推荐到《文学季刊》1934年第3期,破例一期全文刊载《雷雨》,使曹禺正式进入了文坛。



曹禺称巴金为“我的老巴”“我的老哥哥”,巴金亲切地唤他“家宝”。曹禺在1989年3月21日致巴金信中说:“我能有你这样兄长似的朋友,我是幸福的。”1998年,在曹禺去世两年后,巴金在医院以口述的形式完成最后的作品《怀念曹禺》。

捐款清单见证巴金晚年善举

展览第六单元回顾“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故事。两篇关于倡议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外,捐款收据、捐赠清单、重要通信、影像照片、百岁巴金纪念册,以及高莽绘画《巴金老人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刘岷版画《巴金》也在展览中亮相。

“1982年7月31日,为文学馆捐款150711.23元”……展墙上展陈着巴金同志捐款清单,据统计,仅1982年7月31日——1984年3月21日,巴金共为文学馆捐款163231.15元。

“巴金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大声疾呼,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稿费捐出来,把珍藏的图书、期刊、手稿、书信捐出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称,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宝藏,很多被认定为国家珍贵文物,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恩杰

总有一种形式让你遇到金庸

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官宣定档2025大年初一。消息一经放出,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华语文学界,论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莫过于金庸了。金庸小说不仅仅只是小说,更有博大的情怀。这里装着千古文人的侠客梦,装着中国人的肝胆热血和英雄情怀,它已经成为一道刻进几代人血液里的文化密码:侠之大者,为国为家。

超越类型小说,前所未有地广阔

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小说,这话一点也不夸张。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早在20世纪60年代,海外著名学者陈世骧教授即评论金庸小说:“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除了极为出色的想象力,金庸深厚的学养使其小说超越类型小说格局,成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的集合,故格外耐读;而金庸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使其读者的光谱从最娱乐到最政治,前所未有地广阔。”

朗声图书总编辑何娟认为,金庸



先生的武侠作品,既是充满传奇故事和天马行空想象的虚拟世界,同时也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庸小说被誉为“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并被翻译为英、法、意、德、日、韩、泰、希腊、西班牙、波兰、芬兰等多种译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随着科技发展影视化和音频化,不断收获最多的受众

随着科技的发展,金庸作品的作品不断被影视化和音频化,一直在时代的浪潮里和最多的受众亲近。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改编上映的金庸武侠影视作品,单论“原著改编”,不含衍生创作的作品,就已超百部。

第一部金庸武侠电影诞生于1958年,是峨嵋影片公司拍摄的《射雕英雄传》,最早的金庸武侠题材电视剧同样也是《射雕英雄传》,由香港佳视在1976年推出。而圈粉最多的当数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1983年版。每当“依稀往梦似曾见,内心波澜起”的主题曲一响,多少人为之心潮澎湃。

陈平原教授感慨,中国人就算没读过金庸小说,也看过电视剧,就算没看过电视剧,也能听到金庸小说。何娟介绍,朗声自2003年成立以来深度介入《金庸作品集》的版权运营推广,推出了史上最多版本的纸书、电子书和有声书等多种形态阅读产品,推出了一系列金庸数字阅读产品。

2016年,在陈平原教授担任评委的“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比赛上,获得一等奖的是一位盲人,他靠听金庸小说获得精神动力,最终战胜许多生活中的困难。这让陈平原教

授对金庸的魅力叹服不已。

除了小说家,金庸还是功力深厚的翻译家

众所周知,金庸是成功的小小说家,也是报人、学者。“15部武侠小说只是金庸先生作品的冰山一角。”金庸原秘书、金庸译文主编李以建说。原来,金庸还是一位优秀的译者。在金庸诞辰百年之际,朗声有限公司出版了金庸译文系列《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幸福婚姻讲座》,以此致敬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家。

《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精彩再现了美国短篇小说怪才达蒙·鲁尼恩笔下纽约百老汇的江湖故事。英国《卫报》曾评价“鲁尼恩创造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俚语和喜剧世界”,金庸在翻译这部作品时,也独具匠心地融入了大量粤语,使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的风趣与韵味,同时更贴近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金庸先生“东西圆融,通达无碍”的翻译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幸福婚姻讲座》是法国著名文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烈·莫洛亚的经典戏剧作品。莫洛亚以生动的笔调,通过十二个“讲座”来探讨婚姻的各个阶段,从求婚到银婚纪念,涵盖了婚姻中的幸福与挑战。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婚姻生活的深刻思考,也是莫洛亚关于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探讨。而金庸对这部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充分展现了他对人性与婚姻的洞察力。金庸曾说,小说是写人,武侠小说也是写人。这一点在《幸福婚姻讲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出版方在编辑出版两部译文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金庸先生非凡的翻译功力。这既是这位文学巨匠、翻译大家在文学翻译领域笔耕成果在内地的首次出版发行,也是安德烈·莫洛亚和达蒙·鲁尼恩这两位名家的原作中译本在内地的首次出版。无论译者或被译者,均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家,作品本身包含了巨大的文学价值。

孙颖

青春之歌“芳”华永驻

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12月19日逝世,享年89岁。

“妈妈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谢芳的儿媳李海平说,谢芳是因为心梗和心肺肾衰竭去世的,“我们是真的不舍,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亲爱的妈妈是驾鹤西归了,她是去找我爸爸了。”

“《青春之歌》改变了我的一生”

谢芳原名谢怀复,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原籍湖南省益阳市。1951年,考入中南文工团,不到18岁就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担当主演,还主演过歌剧《白毛女》《刘三姐》等剧目,为她后来从影奠定了基础。

1958年,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这个讲述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的故事出版后反响热烈。1959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改编成电影,导演由崔嵬和陈怀恺担任。作为片中灵魂人物的林道静由谁来饰演,成为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

直到1959年3月影片开拍时,林道静的人选仍未定下来。这时,崔嵬想到他在湖北中南文工团(现武汉歌舞剧院)剧团时,团里有个叫谢芳的歌剧演员。崔嵬觉得谢芳的外貌、气质与林道静相似,于是马上通知她来北京试镜。仅仅试了两场戏,谢芳就被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后来崔嵬解释,之所以选择谢芳,是因为谢芳身上有一种革命气质。

谢芳表现出过人的领悟力,“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演”这几个字,是她对这次表演的概括。她坦言自己在塑造林道静时“一点束缚都没有”。片中谢芳有一个攀上电车、对着游行队伍喊话的镜头被定格为经典,成为这部影

片的标志性画面。但当时只有画外配乐,喊话的具体台词,剧本上并没有写。“当时那么多人,我总不能跑到崔嵬导演那儿问我应该怎么演吧,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下台词,‘同学们,不要怕这白色恐怖,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拍出来效果特别好。”谢芳生前回忆。

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饰演林道静的谢芳自然也一炮而红,成为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表。光是在片中的数套衣服就让人们津津乐道了许久,尤其是那套蓝布旗袍加白色围巾的装扮,成为当时很多女性模仿的对象。谢芳在片中留的短发也被赋予“林道静头”的美名。

《青春之歌》的地位在谢芳心中不可替代,她说:“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为了《青春之歌》,我不断鞭策自己、完善自己,直到现在。”

“搜肠刮肚寻找过往经历赋予角色新的生命”

谢芳主演的第二部电影是1963年谢铁骕执导的《早春二月》,该片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肖涧秋来到芙蓉镇任教后,因情感纠葛而幡然醒悟、投身革命的故事。谢芳在片中饰演校长陶慕侃的妹妹陶岚,一位活泼大方的女孩。在谢芳看来,这个角色跟林道静的气质和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沉静,一个泼辣;一个含蓄,一个外露。如果说林道静是青衣的话,那么陶岚除了青衣外,还有花旦和刀马旦的影子,而这正是自己缺乏的。好在《早春二月》的小说和剧本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谢铁骕导演对人物的改编,帮助她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塑造。

1964年,谢芳在谢晋执导的电影《舞台姐妹》中饰演越剧演员竺春花,一个童养媳出身、刚直善良、禀性高洁的女子。谢芳知道,谢晋看中自己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她参与这部电影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从浙江绍兴开始体验生活,一起拜访袁雪芬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学习她们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

在片中有一段段春花哀求戏班班主收留自己的戏,在正式开拍前,谢芳把自己表演《白毛女》的经验运用到这里,甚至还小声唱起了歌剧《白毛女》的唱段,让眼泪缓缓流下,让思绪逐渐蔓延。等到正式开机,谢芳的所有情绪都已经到位,这场戏很快一气呵成。

《舞台姐妹》上映这一年,30岁的谢芳迎来了自己表演生涯的巅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后来,谢芳陆续出演了《山花》《第二次握手》《文成公主》等50多部影视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62年,谢芳和赵丹、白杨等一起,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2016年,谢芳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表彰。

对于表演艺术,谢芳曾经总结,演员首先要悟性,要对剧本的角色有很好的领悟能力;同时,演员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也非常重要。她坦言,自己看剧本时,会搜肠刮肚地寻找过往的经历和经验,尽量赋予角色新的生命。

王金跃 袁云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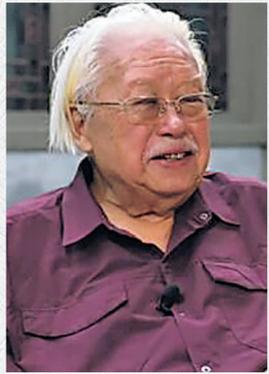
把戏剧融入生命的“顾伯”走了

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演员、艺术委员会顾问顾威,因病于2024年12月12日逝世,享年84岁。他是北京人艺1989年版《雷雨》周朴园的扮演者,2004年版《雷雨》的导演,更是人艺人和众多观众心目中严厉又慈祥的“顾伯伯”。

角色多面 编导演全方位涉足

顾威生于1940年,他与戏剧的缘起,源自1956年即将中考之际,他看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雷雨》的演出,大受震撼,从此开始对话剧艺术充满憧憬。1959年,他如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始了专业戏剧学习之路。1963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79年,剧院复排《伊索》,39岁的顾威饰演伊索B角,首次在人艺大戏中挑大梁。1983年,北京人艺邀请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亲自导演其名剧《推销员之死》,译者英若诚饰演男主角威利·洛曼,他请顾威演B角,顾威欣然应允,并且废寝忘食地向阿瑟·米勒和英若诚、朱琳等人虚心学习,最终获得了公演的机会,并得到了阿瑟·米勒、曹禺院长以及剧组的认可。他还主演了自己创作的话剧《不尽长江》、何冀平编剧的《好运大厦》、曹禺作品《蜕变》《雷雨》等众多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塑造了20多个形象。



1978年,对历史感兴趣的顾威开始创作《巴黎人》的剧本,9年里十易其稿,终于让该剧于1987年搬上了人艺舞台。总导演欧阳山尊还给了顾威首次担任导演的机会,让他走上了导演之路。作为导演,顾威是北京人艺执导了十余部话剧。2004年他重排第三版《雷雨》时,确定了黎澍是剧中第一主角,让剧组拿出近1个月的时间专攻台词。他导《天下第一楼》时,特别强调曹禺老院长对台词的“四听”要求:“听得见,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好听。”这四听的前提是“不带麦克风!”

传承经典 这辈子干好戏剧一件事

顾威还为其他院团执导了不少戏曲作品。1995年,顾威为北京市曲剧团排演了北京曲剧《烟壶》,大获成功,连演百场。之后又执导了《龙魂沟》《茶馆》《正红旗》等多部演出超百场的北京曲剧,以及昆曲、京剧、评剧、豫剧、吕剧、柳琴戏、河北梆子等不同地方剧种作品。他特别强调:“话剧导演戏曲,首先要尊重剧种特点,是改进不是改造,是推陈出新不是唯新是举,懂的敢于出手,不懂的老实学习。”

顾威敬畏经典,重视剧本,反对豪华制作、过度包装。他认为排演经典,应在尊重的前提下,慎重辩证思考,与时俱进,使得经典剧目能适应时代社会变迁而常演常新,被更多当代观众喜闻乐见。他提出戏剧人要多练内功,多实事求是,少哗众取宠;多做功,少作秀;多踏实,少浮躁;要尊重,别浮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爱自己心中的经典,而不是经典演绎中的自己。

1986年11月,“人艺之友”联谊会建立,设立“校园戏剧辅导组”,顾威作为成员之一,开始为高校大学生排戏,开启了他与校园戏剧的缘分。多年来,他陆续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清华、北京大学生剧团和“北京大学学生戏剧夏令营”等排演了多部戏剧,经常不顾酷暑严寒,自行车长途往返,没有任何报酬,仍乐此不疲。

年过八旬,顾威还依然忙碌在各个剧场排着新戏。他曾说:“人这一辈子,就干好一件事。我这一辈子不会别的,就干好了戏剧这一件事,一直到现在。如果还能干下去,我愿意继续干下去……”

言传身教 主张创新 应深挖微言大义

得知顾威去世的消息,人艺人深切哀悼。正在外地拍戏的著名演员吴刚对顾威的辞世非常震惊,“我前几天还看他一直在发朋友圈,还经常给他点赞。今天惊闻他去世了,真是太突然了!”吴刚和顾威夫妇交情很深,“我在北京人艺上的第一个大戏就是《雷雨》,之前也在老爷子的《巴黎人》中跑过龙套;后来又跟他一起同台演过《哗变》,到各地演出过。我和顾威老师的爱人严敏求老师也一起拍过戏,跟他们关系一直都特别好。”吴刚说。

顾威去世当天,正是他曾经参演过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李白》迎来新一轮公演。曾与顾威合作过《雷雨》《李白》等多部剧目的龚丽君,深情追忆顾威生前的点点滴滴:“他是我的恩师,给了我很多鼓励、肯定和呵护,让我从心底里有了自信,也觉得非常温暖。”在龚丽君心目中,顾威老师声音好,戏也好,“他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导演,还是一个好导师。”

顾威的学生王翼多年来和顾威长期合作,感情极深。王翼认为顾威是“坚定的北京人艺戏剧学派的捍卫者”“62载舞台春秋编导演多副剧屡创精品佳作;84年人生风雨求真理勇担当堪称革命一生”。“在他老人家看来,优秀的传统理应继承,否则就谈不上发展。他主张创新不仅仅在形式,而更应是深挖剧本的微言大义,他总挂在嘴边的话是他的恩师夏淳先生的那句话——‘导演的基本功是把戏排明白’。他在晚年立下‘五十六号戏剧工作室’、‘意义深远’。王翼表示,顾威在生活中毫不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演戏之余的爱好就是写戏,写戏之余的爱好就是导演,戏就是我的命!’”

王润